“安徽文学史”视阈中张恨水的文学史表述

杨四平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第一号人物，是“北派”社会言情小说的高峰式作家，是雅俗合流的现代言情章回体小说的集大成者，有“中国大仲马”、“民国第一写手”之称。建国前，茅盾就说：“在近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1］。解放后，张恨水任文化部顾问和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职，很少写小说，而所写长篇小说《秋江》和《凤求凰》等发表于香港等地的报刊上；但是，他改编了大量民间故事和古典名著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孟姜女》《魔镜记》和《孔雀东南飞》等，为发掘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张恨水还创作了大量诗词和散文。

张恨水是“集文人、民主战士、士大夫于一体”的现代知识分子，他的包办婚姻、英雄救美、才子佳人式的三次婚姻［2］为他的社会言情通俗小说创作提供了生活素材。他传奇的一生被不少人写成传记，如，1988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袁进的《张恨水评传》，1995年业强出版社出版袁进的《小说奇才：张恨水传》，1999年团结出版社出版了闻涛的《张恨水传》，1999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张毅的《文人的黄昏——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评传》，200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了石楠写的《张恨水传》，等等。此外，尤其值得阅读的是他的子女们写的回忆性文章、著作，如他的女儿张明明撰写的《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和他的四子、中国京剧院编剧张伍撰写的《雪泥印痕：我的父亲张恨水》（团结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等。

张恨水是一个创作量大得惊人的作家。在40余年的创作生涯里，张恨水共写了120多部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共3000多万字。世间少有！1993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62卷本的《张恨水全集》。

据他的女儿张正记忆，张恨水曾自比“推磨的驴子”，“除了生病或旅行，没有工作，比不吃饭都难受”；张恨水“大约每日九点钟开始写作，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放下笔吃晚饭，饭后稍事休息，然后写到夜里十二点钟，日复一日。”“父亲的写作很辛苦，在书桌前，他俯伏了一生”［3］。

从题材类别和叙事风格上，张恨水的小说可以分为社会言情小说系列和抗战讽刺小说系列。而从写作时间上看，以1931年抗战爆发为界，张恨水的小说创作可笼统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显然，前期是写社会言情系列小说时期，而后期是写抗战讽刺小说系列时期。也就是说，前期，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后期，张恨水是抗战爱国作家。而人们通常只把张恨水视为鸳鸯蝴蝶派作家而没有认识到张恨水作为抗战作家的创作价值。在张恨水那么多小说里，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和《八十一梦》四部。其中，前三部是前期小说的代表，而后一部是后期小说的代表。而且，从小说叙事情节结构模式上看，张恨水前期小说多是“言情＋社会”小说，后期小说多是“言情＋抗战”小说。而张恨水这些优秀小说在这些小说写作模式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张恨水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总是能够在“常”与“变”之间找到很好的平衡点。

如前所述，抗战前的张恨水基本上还是以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的风貌出现。鸳鸯蝴蝶派以“趣味第一”、“消遣至上”为宗旨，强调小说的娱乐性、消遣性和趣味性，以言情小说为正宗，而以社会小说、历史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宫闱小说等为旁支，在晚清时期满足了普通市民阶层日常审美的需求，当然，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从张恨水的《写作生涯回忆》里，我们得知：张恨水早年沉迷于中国传统文化，7岁那年开始读古文，11岁喜读古典小说和唐诗宋词，13、14岁时“跌进了小说圈”，此时的张恨水“除了对故事生着兴趣外”，“便注意到文章结构上去”［4］。这表明，张恨水的小说既保留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思想艺术特征，又部分地“偏离”了它的航道，彰显了自己的创造价值。张恨水最初写的小说，比如他那篇连他自己也记不起篇名的写武侠的处女作，就是按“言情＋武侠”的老套路来写的；他还用文言写过《旧新娘》和《梅花劫》等旧派通俗小说。渐渐地，他有意挣脱正统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影响，努力在个别地方张扬自己的艺术追求及特色。到了写《春明外史》时，张恨水就开始能够做到不为写言情而写言情了，而显示了重写言情、兼批社会的写作意向。这就使他的言情小说与当时市面上流行的一般鸳鸯蝴蝶派小说区分开来，因而比其他鸳鸯蝴蝶派小说更加畅销，更受读者喜爱。《春明外史》一上市，人们争相购买，一时洛阳纸贵，盛况空前。

《春明外史》1924年至1929年在《世界晚报》副刊《夜光》上连载，是张恨水的成名作。《春明外史》中的“春明”是唐代京城东面三门之一，张恨水把它作为北京的代称。“春明外史”写的是北京城里上层社会的黑幕。小说以谦谦君子杨杏园的恋爱历程为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来“爆料”鲜为人知的官场内幕，虽然结构有些松弛，但是由于它的市民生活气息浓烈，仍然具有很大的煽情性。质言之，张恨水此时写的言情小说已经不是“纯言情”小说了，而是掺入了社会成分，属于社会言情小说。张恨水说：“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5］。

尽管像以往那样小说是在报纸上连载，张恨水的“连载小说”，只能是边想、边写、边载，每一章回相对独立成篇，但是有“民国的《红楼梦》”之称的《金粉世家》克服了《春明外史》结构比较涣散的弊端。为了保证这部长篇小说结构上的统一性，张恨水采用预先谋划、布局、统筹等办法。后来他在回忆写《金粉世家》前的准备情况时说：“在整个小说布局之后，我列有一个人物表，不时的查阅表格，以免错误。同时，关于每个人物所发生的故事，也都极简单的注明在表格下。这是我写小说以来，第一次这样做的”［6］。《金粉世家》是张恨水最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也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经典。它1927年2月到1932年5月连载于《世界日报》副刊，是在报纸上连载时间最长、最轰动的张恨水小说。《金粉世家》借用“六朝金粉”的典故，叙写豪门巨族的兴衰历史。作为家族小说，不少人把它与《红楼梦》《家》进行比较，以显示出俗雅之分、温和与激烈之别。《金粉世家》以七少爷金燕西和出身书香门第的美少女冷清秋之间的“齐大非偶”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写京城三世同堂的国务总理兼某银行董事长金铨一家的衰败史。金燕西原本与二嫂王玉芬的表妹、大家闺秀的白秀珠交往密切，但是当他巧遇冷清秋后为她的色相所迷倒，于是不择手段地把她弄到手，结婚生子，组成家庭。婚后，由于金燕西的纨绔子弟的喜新厌旧的本性，加上二嫂的百般刁难和仇视，使冷清秋置身于家庭矛盾的漩涡中备受煎熬，而金燕西为了借助白秀珠的哥哥在军界的势力出国，又回过头来重新追求白秀珠。此时的冷清秋已经警醒过来，开始了反抗，不愿再留在这个糜烂堕落、勾心斗角的大家庭，搬进阁楼、闭门读经，后来乘金家发生火灾之际带着孩子逃离金家，从此隐姓埋名，靠卖字为生。而金燕西在如愿以偿地出国后，也被白秀珠所抛弃，悲惨地流落异乡。金家最后的结局是树倒猢狲散！由此，我们知道，《金粉世家》也不是为写言情而写言情，而是把暴露范围缩小到“家”中，透过一个大家族的没落来写时局变化以及人物命运沉浮。也就是说，家庭内耗和时势变迁是封建大家族这种“家庭共同体”瓦解的动因。为此，张恨水曾悲叹：“嗟夫！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吾有家人相与终日饮食团聚，至乐也。然而今日饮食团聚，明日而仍饮食团聚否？未可卜也。吾有吾身，今日品茗吟诗，微醺登榻，至逸也。然则今日如此，明日何如此否？未可知也。最亲近者莫如家人，最能自主者莫如吾身，而吾家吾身，吾终莫能操其聚散生死之权”［7］。由于《金粉世家》已经摆脱了当时报刊文章的“花边新闻”之类纪实性、猎奇性，在高度典型化的基础上显示了小说的艺术概括力量，因而具有普遍的、持久的意义和影响力。

《金粉世家》写作背景是北方，其影响面也主要是在北方。1929年，经过钱芥尘介绍，张恨水认识了上海《新闻报》编辑严独鹤，并受他之约为《新闻报》写作“连载小说”《啼笑因缘》，共22回，于1930年3日17日至11月30日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连载，受到了南方读者的青睐，“抢夺”了原本由“南派”鸳鸯蝴蝶派作家控制的南方读者群体。1931年，三友书社出版了该书的单行本，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小说，据不完全统计，这本20多万字的小说在作者生前就印行过20多版，发行量达到十几万册，还被改编成6集电影搬上了荧幕。《啼笑因缘》的畅销使得张恨水的影响由北而南，遍及全国。至此，张恨水真正成了家喻户晓的小说大家。究其原因，张恨水回忆说：“在那几年间，上海洋场章回小说，走着两条路子，一条是肉感的，一条是武侠而神怪的。《啼笑因缘》，完全和这两种不同。又除了新文艺外，那些长篇运用的对话，并不是纯粹白话。而《啼笑因缘》是以国语姿态出现的，这也不同”［8］。《啼笑因缘》把言情、社会和武侠三者融为一体，叙写以富家子弟樊家树为中心的多角恋爱，巧妙地运用了通俗小说常用的“错中错”的结构技巧，而且穿插了军阀刘德柱诱逼在天桥说书女艺人沈凤喜为妾，以及在江湖卖艺的关寿峰、关秀姑协同樊家树营救沈凤喜的武侠故事。樊家树与沈凤喜的爱情纠葛是整个故事的主线。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樊家树，不像一般的纨绔子弟，他乐善好施，资助贫贱女子沈凤喜上学读书；但是，沈凤喜在刘将军的钱权利诱下，终于缴械投降，背叛了与樊家树的爱情，显示了她贪慕虚荣，对爱情不忠的本性；而当关氏父女把她救出火坑之后，她精神已经失常，疯掉了。关秀姑侠骨柔肠，心中暗恋着樊家树，但是，当她知道樊家树真正喜欢的人是沈凤喜时，就悄然把这种情感深埋心间。小说还安排一个外表长相酷似沈凤喜的摩登女郎何丽娜，在“错中错”里认识樊家树后，抛弃繁尘，归隐学佛，在感情趋归上，有了与樊家树结合的可能性，但小说结尾并没有写明，打破了以往文学惯用的“大团圆”的结局模式，呈现一种具有现代意味的开放式结构。张恨水说：“长篇小说之团圆结局，此为中国人通病。红楼梦一出打破此例，弥觉隽永，于是近来作长篇者，又多趋于不团圆主义。其实团圆如不落窠臼，又耐人寻味，则团圆固亦无碍”［9］。所以，在《啼笑因缘》热销后，尤其是在像《续啼笑因缘》《新啼笑因缘》《啼笑因缘三集》和《反啼笑因缘》等“续书”不断的情形下，张恨水开始从“不团圆主义”转向“团圆主义”，亲自续写了40回，安排了樊家树和何丽娜的结合，使别人无法再续。但是，张恨水的续写，情节牵强，技术较弱，是作家向畅销书市场让步的典型表现。《啼笑因缘》与徐枕亚的《玉梨魂》、李涵秋的《广陵潮》、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合称鸳鸯蝴蝶派的“四大说部”。

随着抗战的到来，鸳鸯蝴蝶派阵营内部发生分化，有的仍然在写“言情＋言情”小说，而张恨水则从以往写“言情＋社会”小说转而写针对性、时代性、斗争性较强的“言情＋抗战”小说，成为抗战文学大集体的一分子。由于突出“应时性”，张恨水写了30多部“国难小说”。像绝大多数“国难小说”那样，张恨水的这些小说大多思想极其抗日与艺术比较毛糙。而且，这段时间跨度比较长，从1931年开始一直到1938年。此期的《夜深沉》《大江东去》《巷战之夜》等都没有挣脱“抗战＋言情”的抗战小说模式。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苛求张恨水这种以“抗战为经，言情为纬”的写作策略，不能苛求他那些意在“鼓励民气”［10］的御侮小说。直到1939年《八十一梦》出版，才扭转整个局面，使张恨水“得到写作的新方向”［11］，那就是写作抗战讽刺小说。《八十一梦》是抗战时期现实主义讽刺小说的力作，也是张恨水后期的代表作。《八十一梦》用漫画笔法，用梦幻形式，融古今人事、神仙鬼怪、海外域中于一炉，揭示了大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投机商人和洋人奴才的丑恶嘴脸，把讽刺矛头直指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张恨水因写《八十一梦》险些被关进军统特务的牢狱，不得不临时中断这部小说的写作；到1943年成书时，才写出14个梦。像当时不少历史剧以历史来讽喻现实那样，张恨水是在以怪异的梦境来讽喻荒诞不经的黑暗现实，同样取得了小说思想和艺术的双丰收。

到了40年代，张恨水继续以笔当枪，进一步高扬现实主义精神，写作了像纯粹谴责性的《五子登科》，谴责了以金子原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上层分子在权力魔杖指使下，疯狂地兑换“金子、房子、女子、车子、条子”这“五子”被权力异化了肮脏灵魂，。

纵观张恨水的小说写作，由先前的社会言情小说写作发展到后来的抗战讽刺小说写作，经历了从“趣味主义”到“现实主义”，从“小说封建性”到小说在民间视角、平民化倾向、现实主题以及章回体制现代化等方面的“现代性”的巨大变化。史家评价张恨水的小说是“通俗小说中含金量极高的经典之作”［12］。这得益于张恨水中外古今交融的艺术滋养。所以，我们看到张恨水的小说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体现，又有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深度。从前者来看，张恨水的小说篇名很多直接出自中国古典诗词，还有就是在小说结构和审美精神上得益于《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等古典名著。当然，他在继承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造，比如，在处理小说的回目问题上，他总结了一套艺术准则：“一、两个回目，要能包括本回小说的最高潮。二、尽量求其词华藻丽。三、取的字句和典故，一定要是浑成的。四、每回的回目，字数一样多，求其一律。五、下联必定以平声落韵”［13］。从后者来看，张恨水的许多小说明显受益于西方现代小说，比如，他小说里的心理剖析、心理透视、梦幻、荒诞手法等。他说：“风景描写与心理描写，有时，也特地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所有章回小说的老套，我是一向取逐渐淘汰手法，那意识也是试试看”［14］。因此，我们毫不夸饰地说，张恨水的小说是古今交融、中西合璧的艺术上品。文学史家一致认为：“张恨水完成了他实现章回小说体制现代化的文学使命”［15］。

近年来，随着消费文化迅猛发展，张恨水“引雅入俗”、“以俗为雅”的现代通俗小说再次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尤其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成影视的《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和《红粉世家》（据《满江红》改编）等热播后，“张恨水热”再度波及大江南北。中央电视台录播的“百家讲坛：张恨水系列”节目也推进了张恨水的大众化、经典化。

像郁达夫等现代小说家那样，因为张恨水在小说创作的巨大声望，掩盖了他的散文和诗词创作成绩。

张恨水一生还创作了5000多篇散文，约600万字。张恨水的散文有新闻性散文和文艺性散文两大类，包括小品、随笔、游记、日记、书信，杂文、政论、学术小品、序跋、回忆录、人物特写、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多种体裁，其中，有名的篇章有《短案》《待漏斋》《猪肝价》《贱邻》《中国不会亡国》《亡国的经验》《长篇与短篇》《章回小说的变迁》《金粉世家•自序》《啼笑因缘•作者自序》《八十一梦•前记》《我的写作与生活》等等。

如果从狭义散文的角度看，张恨水的文艺性散文主要收集在他的《山窗小品》里。这本写于抗战期间的散文集共收入50篇文言小品文。那时张恨水蛰居在重庆郊区南温泉的破旧房子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在《山窗小品》的序文里，张恨水交代了这本散文集的命意：“乃时就眼前小事物,随感随书,题之曰山窗小品。山窗,措大家事也,小品,则不复欲登大雅之堂”［16］。

张恨水的散文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关心民族前途、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短案》从自己家里的短案案面写到案面上的杂物，进而联想到在京城生活的情形，两相对比，生发出今不如昔的感叹。《待漏斋》写“屋漏”，有着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般的情怀。这些散文，在貌似平和冲淡的表面，隐含着作家对现实的强烈批判。张恨水的士大夫情结和兼济天下的人文情怀，使得他的写作能够眼光向下，推己及人，同情弱小。《贱邻》写邻居的贫困。《忆车水人》写平民的生活艰辛。它们体现了张恨水可贵的平民意识。同时，张恨水的散文还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比如《猪肝价》写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民怨沸腾。

张恨水还有一类散文写自己的文人雅趣和学问知识。比如，《苔前偶忆》从吟杜甫的咏苔诗写起，写到赏苔、忆苔。《跳棋》写下跳棋时欲重觅红袖香之乐趣。这类散文往往从日常生活的某个细节写起，慢慢把玩，而后见微知著，追求趣味、知识、智慧和幽默。张明明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谈到过司马小对张恨水散文的评价:“以我个人而言,我十分欣赏他的散文,而对于他的小说不过尔尔。他的散文,于朴质冲淡之中,有一股清新隽永之气，韵味深长,若不食人间烟火”［17］。

总之，张恨水的散文既有“外向型”的现实性和时代性很强的“载道散文”，又有“内向型”的超然性和人文性很强的“知识小品”。它们具有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体现了作家的人格力量和审美意趣。

张恨水的3000多首诗词也值得我们注意。它们大多是作家一时兴之所至而作，或批现实黑暗，或叹命运多艰，或发人生感慨。而还有不少是穿插在小说里的与小说文本浑然一体的诗词，或为渲染氛围，或为塑造人物，或为抒发情感。同他的小说和散文那样，张恨水的诗词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剪愁集》是其代表。所谓“剪愁”，就是通过写诗词把现实生活、思想精神上的愁苦抒发出来，从而使苦闷得到宣泄，精神得到升华。《剪愁集》是别样的“苦闷的象征”。比如，《记者节作》写的是他作为“报人” 、记者和文人在抗战时期报效国家的焦灼：“热肠双冷眼, 无用一书生。谁堪共肝胆, 我欲忘姓名。”又如，《苍蝇叹》直接声讨国统区的贪官污吏：“官样文章走一途, 藏猫式的捉贪污。儿童要捉藏猫伴, 先问人家躲好无。”《春明外史》在第一回杨杏园亮相时，作家写道：“春来总是负啼鹃，披发逃名亦惘然！除死已无销恨术，此生可有送穷年？丈夫不须嗟来食，养母何须造孽钱。遮莫闻鸡中夜起，前程终让祖生鞭”。张恨水常常借小说中的人物来抒发自己的志向。1940年，他写过一首述志诗：“不食嗟来四十年，戴将白眼看青天；解嘲本属寻常事，莫把文章事乞怜”。

张恨水一生卖文为生，是真正靠写文章生活的独立文人，是文人中的文人。

注 释：

[1]茅盾：《关于〈吕梁英雄传〉》，刊《中华论丛》，1946年第2卷第1期。

[2]石楠：《张恨水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张正：《魂梦潜山：张恨水纪传》，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张恨水：《我的写作生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张恨水：《我的写作生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张恨水：《我的写作生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页。

[7]张恨水：《金粉世家•序》，世界书局，1932年版。

[8]张恨水：《我的写作生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9]张恨水：《长篇与短篇》，刊《世界日报•明珠》，1928年6月5日。

[10]张恨水：《弯弓集•序》。

[11]张恨水：《八十一梦•前记》。

[12]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

[13]张恨水：《我的写作生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4]张恨水：《总答谢》，刊《新民报》，1944年5月2日。

[1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页。

[16]张恨水：《张恨水散文》，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17]张明明：《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77页。

**作者简介：杨四平，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